戰國策補釋

戰國策補釋卷二

貴陽金正煒仲臯著

秦二

齊助楚攻秦章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王念孫云不得事下當有王字令字當在而字下按事猶奉也禮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謂以父之禮奉之也孟子梁惠王下篇事之以皮幣謂奉之以皮幣也奉事義同故有以奉事連文者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終以齊奉事王矣此云事令亦猶奉令趙策臣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本文自通不必改從史記　羣臣聞見者畢

賀按淮南修務篇而明弗能見者何注見猶知也又或涉下文陳軫後見而衍　諸士大夫皆賀諸疑當爲都形聲並近而譌也中山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大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　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悗之按先出地下當有後字而誤脫也悗當作惌與怨同說文恚也

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按史記司馬穰苴傳注索隱引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但如管子立政篇將軍大夫以朝晉語鄭人以

詹伯爲將軍左氏昭二十八年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則又不始於戰國矣至字當在張儀句上而獨爲一讀蓋言楚使至秦也上已云張儀反秦卽不得更言儀至　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按玉篇以爲也　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按杜陵當作杜陽史記甘茂傳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此卽其地蓋在秦韓與楚之間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注岐山在杜陽北近刻作在杜陵埤陽誤爲陵正與此同

楚絕齊章誠病乎意亦思乎按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意亦猶抑亦文並與此同　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按此文本作戰必敗一言二國戰則必敗其一也一誤爲二古書重文亦作二畫因誤複敗字鮑注必有一敗是所見本猶未誤也戰必敗一則孰救孰伐不可知救齊伐楚皆虛設之詞故不嫌與篇首之文不合錢劉云一無下敗字亦非蓋以戰必敗爲句而省一字於義仍未完也

秦惠王死章起樗里子於國按書禹稷元首起哉疏言無廢事業起對廢言故凡廢而復用者謂之起中山策因見

武安君强起之亦此義也高注起舉也亦以舉與廢相對爲義史記樗里子傳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索隱云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此所謂國即漢書列侯就國之國謂所封邑也　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按淮南修務篇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注見猶知也故高注云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義渠君之魏章道遠臣不得復過矣高注過見也按過字疑當爲遇爾雅釋詁遇見也國語晉語遇兆韋注遇見也呂覽不屈篇今惠子之遇我尚新高注遇見此策文注並

疑遇字之譌列子天瑞篇過東郭先生問焉釋文過一作遇莊子漁父篇今者邱得過也釋文過本作遇並爲此證呂覽貴直篇狐援聞而蹶往過之過猶造也高注以爲猶見義亦未安

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按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焫字從芮玉篇作焫誤獲卽義渠君之種姓高注燒焫猶滅壞滅壞君國也不釋獲字其義可見鮑注言火其國以得其地非也漢書地理志有回獲縣屬北地郡葢卽義渠舊境

醫扁鵲章醫扁鵲見秦武王按史言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而秦武王元年距簡子之卒已一百四十餘歲未知孰誤

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知當爲如字
之譌也
秦武王謂甘茂章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
不朽乎姚云乎一作矣按車乃東之譌也新序云秦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
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蓋由不辨此文之誤傳
爲其說也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
可爲作東之證而猶則也說詳經傳釋詞策文乎與矣亦
通用魏策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又國語晉
語惡其所好其能久矣矣之爲乎猶乎之爲矣也　名爲

縣其實郡也郡當爲都字形相似而譌也周禮四甸爲縣四縣爲都禮記小曰邑大曰都齊策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又曰通都小縣置社蓋周末猶是都縣之制後人習言郡縣因致傳寫之譌　天下不以爲多張儀而賢先王姚云錢劉作不以多張子按爲猶以也說見經傳釋詞此由一本作以一本作爲傳寫誤併入文漢書霍光傳眾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呂覽樂成篇作二篋　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按　以序樗里子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　疑臣者不適三人高注適音翅釋詞云說文適從辵啻聲適

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爲啻啻與翅通孟子告子篇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趙注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耶但字正釋適字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特亦猶但也

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鮑注言在中也按漢書黥布傳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說與鮑同或爲再之譌

甘茂攻宜陽章公不論兵必大困鮑注言不以兵法治士按管子參患篇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兵即論士言不量兵之力而用之必至自困也論又或爲諭之譌漢書王莽傳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

曉告之茂之必拔宜陽不以其意曉告士卒故鼓之不上也諭兵葢猶誓師呂覽適威篇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此卽其義　是無伐之日已一本作無茂是也或無字本作亡而伐爲我之譌承上文挫我窮我而言史記項羽紀天之亡我我何渡爲　而不可下而讀爲若

宜陽未得章公不如進兵攻宜陽按茂已久攻宜陽不得復說以進兵進當爲盡聲之誤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注進當爲盡與此正同盡兵攻宜陽猶張儀說秦王章所云悉卒以攻邯鄲也下文秦衆盡怨之深矣卽與此語相應

宜陽之役楚畔秦章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

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

臣是以知其御也高注御猶相瞰望也鮑注御猶制也按

國語越語皆曲相御注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

望正與高注義同釋詞有猶或也餘字疑當作除易象下

傳君子以除戎器虞注除修也言楚雖聲言與韓而不修

怨於秦是以知其相御也史記屈賈傳注索隱云楚辭餘

並作余爾雅釋天四月爲余詩小明箋四月爲除疏除余

字雖異音實同也故此文除怨誤餘怨又或爲輸之誤荀

子成相篇注輸傾委也陳軫去楚之秦章常以國情輸楚

吳曰輸寫也輸怨猶云注怨

秦王謂甘茂章楚客來使者多健按高注健者强也高注無著者字之例策文者字當在健字下故注以健者爲文後云其健者來使者又云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並以健者連文　其需弱者來使按需當爲耎字形相近而譌也楚策李園耎弱人也漢書王吉傳注耎柔也耎弱與健義正相對

甘茂相秦章甘茂之吏道而聞之按韓非外儲說作甘茂之吏道穴聞之當據以訂正鮑注聞之於道非也劉無道而二字亦誤脫

甘茂約秦章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秦啟關而聽楚使按屈蓋相秦無考且與楚王問范環章不合置楚臣以爲秦相恐亦非楚所能得於秦也史記六國年表楚懷王十七年秦敗我將屈丐索隱云丐音蓋楚大夫疑卽此策屈蓋相秦當爲拒秦之謁丐未爲秦虜之先謀和於秦故秦啟關而聽楚使左氏成十二年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猶受也秦本紀惠文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丐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甘茂傳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此策當卽其時舊注並誤

陘山之事章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鮑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吳正曰未詳戰國之制按管子乘馬篇方六里命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此云二社當是方十二里之地　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按爲與謂古通用言三晉雖屢背秦欺秦不自謂爲不信無行也後漢書班彪傳靈臺詩注百言非一也或爲時之譌古書時作旹與百相近　齊割地以賓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按此文字有殽誤鮑氏曲爲之說義仍難通疑本作齊割地以賓晉楚則晉楚安與齊頓兵而爲之勁禮記雜記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

讀周秦人聲之誤也至與致通安猶乃也荀子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而暴國安自化矣魏策因久坐安從容談皆與此義同舉當爲與二字古亦通用周官師氏注故書舉作與故與亦或作舉也易咸二氣感應以相與釋文引鄭注與猶親也頓兵猶案兵漢書李廣傳注頓止也劍俗作釰勁俗作劲二形相似因以致誤楚攻魏章不如與魏以勁之高注勁彊也此言晉楚得地於齊乃轉與之親頓兵不應秦而陰爲齊勁卽上文所云今又按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也故蘇代以爲秦反將受兵

秦三

薛公爲魏謂魏冉章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按敝邑謂魏也此薛公相魏時事篇首明言爲魏鮑注以爲薛於文不合　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鮑本予作與予與字古通用與及也言齊與晉交弊不能支秦故下云晉必重君以事秦也邑字涉上文而衍鮑注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大謬

秦客卿造章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按周禮大司徒八曰以誓教恤注恤謂災危相憂此文恤訓爲憂嫌與下句義不相屬鮑釋鄰爲近亦於文不合疑恤或爲殈之譌禮記樂記卵生者不殈鄭注殈猶裂也疏今齊人語

稱裂爲殈言陶地將爲鄰國分裂故下云存亡之機也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李注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按故與顧通司馬錯與張儀章顧爭於戎狄高注顧反也　挾君之讐以誅於燕說文誅討也國語晉語小國敖大國入焉曰誅鮑注使燕誅相大謬　君悉燕兵而疾僭之鮑改僭爲攻吳正曰字誤當作從按僭疑爲僨爾雅釋言舍人注僨背踣意也史記韓王信傳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索隱引張晏云僨僵仆也此言當疾兵以踣齊燕策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

與此義同
魏爲魏冉章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按戰字卽載之誤
衍契與挈通亦涉下文契領互誤鮑注並失其義　若有
敗之者臣請挈領按晏子春秋內篇皆反其桃挈領而死
後漢書注引作契領王念孫曰挈契字異義同並訓爲絕
又管子大匡篇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注裚
謂挈斷之也裚亦與契同　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
事臣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按事臣之主當爲事以之主
古書以作㠯與臣字形相似又涉上下文臣字而譌也漢
書劉向傳注以由也小爾雅廣雅義同淳于長傳注主專

也又呂覽禁塞篇以告制兵者注制者主也則主亦猶制
也言楚王以其國依冉而事皆由冉爲之主斷是則臣所
甚患也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之言爲禹而務
敗公之事也姚云一本無儀字按張卽辛張無儀字者是
也後文觀張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亦謂辛張陽
毋澤並不當有儀字禹義未詳疑是病字之譌論語雍也
篇堯舜其猶病諸皇疏病猶患也又按秦攻韓圍陘章范
雎說秦昭王以張儀爲言是時韓固別有一張儀此文所
云或卽其人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不勝　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

多則疾到姚云續云到恐作封字按上公字當作從爲一讀公從音近又本重上字而誤複下文也從成則秦輕冉以秦重故云公又輕周禮戰功曰多毋多言當速和到作封當是此策蓋爲趙解伐託於爲冉慮封耳

謂穰侯曰章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强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按此文當從王念孫雜志若上補其字除作陶須作深鮑注並失其義殘與踐通書序遂踐奄鄭注踐讀爲翦翦滅也史記周本紀作殘可爲此證楚策正作踐亂燕以定身封伐字疑衍或由一本作殘一本作伐傳寫誤倂入文此皆以三言爲句也趙

策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殘亂宋得大齊卽無伐字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有伐字亦衍也百世之時當作百世之一時楚趙策皆有一字於義乃完

謂魏冉曰楚破章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本秦上復補秦字吳正曰秦下宜復有秦字按此文當以楚破爲句言楚爲齊破也後文皆設言齊得倂楚之害故復申言秦不能與齊縣衡文義自明鮑補吳正並失本旨廣雅釋言縣抗也韓非飾邪篇自以爲與秦提衡漢書張湯杜周傳贊相與提衡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縣衡提衡爲義並同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

韓魏東聽則秦伐矣按廣雅釋言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郭注與猶如也此文與字當屬下句鮑氏衍齊字補魏字並誤　北有甘魚之口王應麟引左氏傳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是也惟其地不得稱口疑口本作□韻補苦貢切音孔古書所以識闕文也穆天子傳獻酒百□於天子郭注百下脫盛酒器名淮南詮言篇子路菹於衞蘇秦死於□賈子新書耳痺篇於是紂身而不□並即此例　利有千里者二謂東國之地千里楚包九夷又千里齊人兼而有之也范雎至章昔者齊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當即謂此　富擅越隸周禮師

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隷楚策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史記越世家楚威王興兵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此謂齊既破楚將擅故楚之富　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此言韓魏亦將乘楚之敝坐大而爲秦害支分猶支解又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注支猶計也韓魏支地而分以楚新破力弗能救耳秦取楚漢中章韓魏闚楚之困乃南襲至鄧當卽此時兵休復起足以傷秦葢謂韓魏非謂楚也鮑吳誤以楚破秦爲句因以富擅越隷爲稱楚之强至秦烏能與齊縣衡以下說愈支離不可通左氏昭九年傳楚

遷方城外人於許昭二十年傳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周策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閒方城膏腴之地本屬於楚安得謂楚支分之乎此章當在秦取楚漢中章之後疑卽三國攻楚秦不出兵或爲楚說魏冉也惟穰侯相秦之時韓已併鄭此云薄鄭當是鄧字之譌左氏昭十三年傳召二子而盟於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五國罷成睪章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按趙策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韓策成陽君爲秦去韓則成陽君固韓之有秦

重者秦故爲之求相二國也　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
爲王用按韓珉相齊令逐成陽君卽此所云窮而不收也
禮記樂記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爲褒褒猶進又祭
義注報皆當爲褒聲之誤
范子因王稽入秦章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姚云後語人主作庸主史同按人與庸形聲不相近
若是庸字無因誤爲人疑本作凡凡字篆文與人祇差一
小畫因以致誤呂覽異寶篇注俗主不肖凡君凡主猶凡
君也又有度篇注人主謂俗主則作人主亦非誤　雖以
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鮑

本前上無王字下有者字按賤而輕辱爲句輕對重言以疑事嘗試於王而冒斧鉞之誅是知有辱而輕於試也無猶不也王字當從鮑本省前後亦相對爲文言始雖失於過聽而任之後或察其嘗試而罪之也又管子任法篇世無請謁任舉之人注任保也漢書汲黯傳注引蘇林任保舉言任臣者如知臣爲嘗試亦將保任不堅　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聖王疑當作世主涉下文聖主而誤也世字篆文與正相似正又與聖字音近因致誤聖王則主字之譌管子心術篇夫聖人無求也今本聖誤爲正可以借證又耿勳碑世作𢻫與俗書聖字作圣形

亦相近呂覽振亂篇世主恣行高注世主亂主也謂秦王
曰臣竊惑章高注世主謂諸侯也雖窮而入秦恐王輕之
故爲此言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
爲其凋榮也此言惟明主乃能得諸侯之士而用之擅厚
謂擅其人以厚其國或當作擅有厚有音近又涉上文厚
家厚國而誤言諸侯不得私有其國之士沮其見用於明
主也凋者摧折榮者英華以喻世主自殘其國士適驅之
以歸明主雖蓋有嘅見擯於宗國亦以自解於秦王也
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已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
耶姚云闔史記作槪已錢作亡一作以一作抑曾作亡鮑

本作已改爲亡按闓當作開史作槪一聲之轉也索隱引
策作闓開闓古書多互誤說詳王氏讀書雜志禮記檀弓
曩者爾心或開予注開謂諫爭有所發起漢書鄒陽傳雖
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
也已當從鮑作亡呂覽審爲篇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字
亦作妄國語妄其欺不穀耶並與此同經傳釋詞云轉語
詞也　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姚云一無說字鮑注
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吳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
之意按鮑吳說並非也禮記曲禮若不得謝注謝聽也公
羊成十五年傳疏義同史記范雎傳稽言雎於秦王王弗

信待命歲餘雎乃上書云云此文因謝王稽說謂因雎上書乃聽王稽之說耳一本無說字亦誤脫也雎傳須賈待門外持車良久魏策方北面而持其駕義並與此不同漢書梁孝王傳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荀子成相篇注將持也持將義同將車猶御車又人字疑本爲以古書以作㠯因缺損爲人持或特字之譌爾雅釋水士特舟此云特車猶近人言專車史作使以傳車召范雎

范雎至章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鮑注跽長跪也按史記項羽紀項王按劍而跽集解跽小跪也釋名跽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亦與啟通小雅四牡不遑啟處

郭云小跽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跽卽起身是跽葢有欲起之勢如樂記所謂致右憲左也秦王先跪而請至是變而爲跽范雎乃謝固與跪有別矣　己一說而立爲太師姚云曾作已而立爲太師按已與以通不必省一說　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按卽猶若也呂望依上文當作尚　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之事處人骨肉之間按匡君下疑脫二字昔人連作兩點以識其闕後遂誤爲草書之字鮑本作臣於文不合　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按餌當爲餬方言二餬寄也寄食爲餬左氏隱十一年傳而使餬

其口於四方注餬鬻也莊子人閒世篇足以餬口李注餬食也廣雅釋詁餬食也惟作餬義勝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坐行而入注坐行膝行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云蒲服即匍匐

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是猶於是見經傳釋詞又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疏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或爲且之譌且將也墨子貴義篇子墨子自魯即齊素問氣交變大論其眚即也注即至也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按荀子臣道篇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注以佞媚爲容態

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

按呂覽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注幸哀也燕策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與此文同　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鮑注義宜也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

按多之當作多出之出篆文相似而誤呂覽重言篇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漢書賈誼傳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宜音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釋文億度也則猶即也不義當爲不議猶言無論也謂能如王之計即無論矣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韓策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傀之過足證義議古得通用　膚寸之

地無得者按公羊僖二十一年傳膚寸而合何注側手爲
膚按指爲寸書大傳作扶寸而合韓非揚權篇故上失扶
寸下得尋常注四指爲扶意林引作膚　諸侯見齊之罷
露按方言廣雅並云露敗也韓非亡徵篇好罷露百姓齊
策其百姓罷而城郭露爲義並同鮑注在野曰露非是
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字爲焉吳曰恐當
從史作焉按則猶而也詳釋詞　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
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按曰爲更端之
詞策亦屢見惟上句詞意未完疑曰字本作已已字末筆
兩端上接因誤爲曰顏師古漢書宣帝紀注已語終辭也

秦韓以下據本傳非同時之言當從史補雖復說昭王曰六字　穰侯涇陽華陽按此文當從史補高陵下文擊斷無諱句下亦應補高陵進退不請以足四貴之數華陽漢書人表作葉陽　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鮑注國謂秦御言爲諸侯所制按下章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則此文弊卽幣也幣弊古通用本篇懼必卑辭重弊以事秦趙策啟關通弊並爲此證廣雅釋詁御進也漢書食貨志下可以相御也師古曰御進也陶國謂穰侯張儀說秦王章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卽

謂秦與陶也諸侯謂華陽涇陽之屬鮑注於義未安　今
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
兌之類已卒字疑當作交小爾雅廣言交俱也書禹貢庶
土交正傳交俱也此言太后穰侯高陵涇陽擅行於國皆
不顧有秦王也作卒於文不合　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
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時疑當作待論語微子篇以
季孟之間待之疏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管子大
匡篇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尹注仲父者尊老有德之
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待猶致也亦以
爲父當作亦以爲叔父叔雎之字也史記雎傳今范君亦

寡人之叔父也可證詩大明維師尙父箋尙父呂望也尊稱焉劉向別錄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尙父仲父叔父皆就其字以爲尊稱此無叔字蓋誤脫耳穀梁傳云父猶傅也後章秦王師君不云父事其義可見

應侯謂昭王章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按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高誘注戰國策云神叢神祠叢樹也當據以補注張晏曰叢鬼所憑焉此卽其義故謂之神叢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墨子明鬼下篇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索隱引作叢位今鄉僻猶有祀叢爲神之事非如顏師古所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者也　不稱瓢爲器則已

已鮑本無下已字按下已字語終之辭又漢書馮唐傳上曰何已注已猶耳　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其令鮑本作且今是也漢書外戚志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鮑改四爲而吳曰字誤宜作而按改四爲而義仍未安疑四下或脫時字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管子版法解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鶡冠子天則篇中參成位四氣爲政注政法四時蠡順四時以治

政故云不亂不逆

秦攻韓圍陘章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按廣雅釋詁言從也謂所求從此可得也亦與云同發語詞也說詳經傳釋詞鮑本言作盡

應侯曰鄭人章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按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吳氏以平原字必有誤是也趙世家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與李兌圍主父宮主父不得食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此文平原當爲安平之譌降臣主父事未詳

天下之士合從章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按

周書大武篇四攻者注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或合從二字本在而欲下誤淆於上　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與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

按唐雎上當依鮑本補使字五十金並應作五千金下文散不能三千金可證其謀者謂方謀攻秦之士此未能即與之金慮其不受也予其昆弟因以動其人呂覽音初篇注之其莊子至樂篇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鶡冠子近迭篇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之並與其義同公與

秦計功與猶爲也秦王與中期章或爲中期說秦王曰鮑本爲作與楚策吾與子出兵矣言爲之出兵也並見經傳釋詞此謂雖爲秦計功當不愛用金秦王亦不問所用之途但能盡散此金卽爲功多矣漢書陳平傳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與此正同史記汲黯傳吾今召君矣索隱云今猶卽今也孫炎注爾雅釋詁曰卽猶今也則今亦猶卽策文言今義多與卽同謂雖無慮金盡卽當令人復載五千金從之上文請令廢之亦當從王氏雜志作今呂覽驕恣篇寡人請今止之猶云請卽止之行論篇請令舉兵以攻齊也期賢篇君若欲之請令伐之並爲

請今之誤此策文義自明吳氏云有鈌文非也　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按淮南修務篇不能被德承澤注能猶及也周禮調人凡有鬭怒者成之注鬭怒辨訟者也漢書天文志相陵爲鬭又或爲鬩之誤孟子梁惠王篇鄒與魯鬨注鬨鬭聲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按君上當有武安二字而脫也此爲應侯計不欲武安功多則非以禽馬服爲應侯功可知史正作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漢書項羽傳白起爲秦將南幷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此文省

子字亦得　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

按起傳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此文邢上脫圍字困下衍於字當據以訂正又邢當作陘上章秦攻韓圍陘可證邢蓋陘之借字一本邢下有丘字則又緣史文而誤秦本紀攻魏取邢丘前章邢丘拔而魏請附是邢丘魏地不屬韓也　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古書不或作丕說詳經傳釋詞此文不一乃丕字誤分爲二丕猶不也　因以爲武安功史記因作無此本作毋故誤爲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乃卽與無子時同也列子力命篇作乃與鄉無子同此由鄉誤卽復誤乙與字上　臣亦嘗爲

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卽爲梁餘子同也按禮記喪大記子皆杖不以卽位注子謂凡庶子也趙策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是子之爲稱蓋不爲後之支庶也卽亦鄉字之譌范睢至章莫肎卽秦耳卽一作鄉二形相近易以致誤鄉與嚮同呂覽首時篇鄉之耕高注鄉曩者鮑改與卽爲卽與由不辨卽爲鄉之譌也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注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餘子也注大夫庶子爲餘應侯故梁人據此文則亦梁之餘子與張儀同也　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按荀子正名篇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

壽也楊倞注也皆當爲耶問之辭顏氏家訓北人呼也爲邪故古於也邪二字往往通用　今傲勢得秦爲王將將兵姚云一本無爲字鮑本得下復有爲字改爲王作王爲按此文疑本作今傲勢得爲秦王將將兵增省爲字並非禮記禮運在埶者去注埶埶位也　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按顯逆二字誤倒鮑吳並失其義　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姚云錢一無虜字按虜當爲慮字形相似而誤爾雅釋詁慮謀也說文慮謀思也應侯亡汝南而言不憂又私委之蒙傲秦王疑其將藉事報韓因以復汝南故於韓事不復聽其言

以其為汝南謀將不顧秦之大計也一本省虜字於義可見鮑注汝南民為韓虜獲者望文生義說太支離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按此文與尹文子大道下篇同惟因曰以下作汝毋敢恨汝毋敢思此令必不行者也小異　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按不有疑為不肎涉下固有而譌爾雅釋言肎可也言去之賣之而心仍不以為可也教或為收篆文收作㩼教古作𢼄二形相似因以致誤雖去雖賣猶欲收之此亦人心之所固有故守

閭嫗得以惡之也　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鮑改遇作愚吳曰當作愚鮑注衍或字吳曰或字衍按詩巧言遇犬獲之釋文世讀遇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作遇管子任法篇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俞樾諸子平議云遇當讀如愚是古書多借遇爲愚不煩改作論語顏淵篇崇德脩慝辨惑釋文惑本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注或猶惑也此由一本作惑一本作或傳寫誤併入文而猶如也見易明夷彖傳虞注　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有字當讀爲宥禮記文

王世子公曰宥之注宥寬也公羊隱元年傳注公曰宥之釋文宥赦也

蔡澤見逐章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按說文見視也劉向管子敘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子之謂乎豈猶其也亦見經傳釋詞　夫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按史記蔡澤傳聖知上有而心二字當據以補文義乃完　豈不辯智之期與按禮記中庸茍不至德疏不非也　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史

作與天地終始此文下即地字之譌又脫始字莊子達生篇注終始
者物之極宋策威服天下鬼神新序下作地可爲此證史記貨
殖傳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云符謂合於道
也澤傳道下有德字　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
種其卒亦可願矣鮑本改矣爲歟史記作歟按國語晉語
惡其所好其能久矣魏策於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
王矣矣字亦與歟同義不必改從史文　應侯知蔡澤之
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按左氏昭六年傳復書曰注
復報也公羊隱三年傳與夷復曰注復報此與上文蔡澤
復曰義爲申言者有別史記復下有謬字即義各不同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鮑注還反顧也按左氏昭二十年傳無所還忌注還猶顧也管子山至數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並與同義王念孫云還讀爲營惟此與荀子比周還主之文有別鮑注自通史作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還顧義同二下當依史文補慮字　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史無軍字此蓋衍文　行義不固毀譽必有伯主强國不辭禍凶姚云固曾一作顧鮑改固爲顧而以毀譽屬上爲句又改必有爲必欲皆非也此本四言對文但以不必二字互易文義自明必不同聲古書往往互誤有當作明與公忠容凶爲韻毀譽不明言

毀譽皆聽於人不以自明也　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按主離困辱離讀如罹遭也或爲雖之譌與下句文同主雖亡絕疑當作國雖亡絕國字古文作或因缺損爲主不離之離當讀力智切音荔廣韻去也書胤征畔官離次釋文離如字又力智反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同爲第十五部古音皆諧故此文離與解怠爲韻離騷時與態韻佩與詒韻與此畧同　中生孝而晉惑亂姚云惑一作國按惑字本當爲或即國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徐鉉曰今俗以或爲疑或不定之辭是

國字本當作或也此由不辨或之爲國又以惑或古通因改爲惑遂失本義　蔡澤得少閒按國語晉語可以少閒注閒息也史作少得閒義勝鮑注閒言有隙可乘是策文本亦作少得閒今本蓋誤倒當據史乙正　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姚云啟曾作噭按史記注索隱引高誘云夏育爲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是高氏所見本故作噭今作啟者字之譌也鮑注疑爲君王后父則亦未見高說　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按易象上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注勢力也淮南修務篇

各有其自然之勢高注勢力也服字疑當作拔涉上文趙楚懾服而誤　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及史作反鮑本作近按及當爲服服從𠬝聲古或止作𠬝因致誤及或誤爲反又誤爲近也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服用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釋文服本作及可爲此證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按席上疑脫几字漢書霍去病傳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禮記雜記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人聲之誤也此文亦當作至

秦取楚漢中章秦爲知之必不救矣按爲猶若也齊策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楚策子爲見王則必揜子之鼻趙策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魏策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韓策韓爲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並以爲同於若　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姚云一本以下有告字按走當讀如奏謂奔告也韓非內儲說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義與此同一本有告字涉高注而衍高注走去也告急求救也去卽告字之譌　大臣有功按臣當作以古書以作目與臣字形似而譌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鮑本改池爲他按鮑氏所據以陘山之事章及趙策並有公子他也韓非內儲說上篇作公子氾字形相似易致歧誤當各從本文呂覽召類篇士尹池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他正與此同韓非八姦篇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　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按講於二字誤倒於講猶爲講爲於古通用又於字或爲於是之省文趙策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於亦於是也

秦王欲見頓弱章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

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按已字疑當屬上爲句立或主字之譌本在萬乘下誤淆於上也爲萬乘主與以千里養亦對文　橫成則秦帝從成卽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鮑注恭養且敬且養按尙書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傳恭奉也又恭字古作共供字亦作共此文本作以天下共養傳寫爲恭耳漢書昭帝紀共養省中注共讀曰供鮑釋爲恭敬於文不合　四國必從頓子之說也鮑改必爲畢吳曰疑畢按管子版法篇往事必登來事未起今本必作畢禮記月令寢廟畢備呂氏春秋仲春紀作必備是必畢字古得通用又

高注四國燕趙韓魏惟四國先後爲秦破滅未嘗如齊之入朝於文不得曰必從疑必字本或爲北篆文北作㐅必作𠚕二形相似又北字古音讀如必詩桑中與弋爲韻上林賦與極爲韻故誤北爲必北與背通言四國皆倍從約因爲秦幷由頓子之說入其將相也

頃襄王二十年章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按赧王三十六年秦白起攻楚取鄢郢西陵明年起又攻楚拔郢燒夷陵此文或猶又也說見經傳釋詞非謂別將　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史記春申君傳注索隱引劉氏受猶承也國語楚語顓頊受之注受承也

說昭王曰按高注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則策文本作說秦王此有昭字蓋姚氏所補後語之文也六國年表秦拔郢燒夷陵楚王亡走陳事在頃襄王二十一年當秦昭王二十九年此文亦見史記春申君傳故姚氏取後語作昭王惟策文稱先帝文王莊王又秦定酸棗燕虛在始皇五年則高注固爲有據史記於戰國時事每多牴梧不得據春申傳有此文執爲高注之誤也　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按秦至文莊以後齊君王后事秦謹秦地得接於齊則要絕天下韓非所謂荆趙之意絕趙危而荆孤也魏策梁者山東之要也秦之連年伐魏意卽在此

若昭王時齊方與秦爭帝說者不爲此言矣文益以要爲喻鮑氏以爲要約恐非南北爲從東西爲橫秦齊接地卽南北要絕也　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兵不信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鮑本無三字盛作成按趙策秦三以虞卿爲言則三之義猶頻煩不必爲王字誤衍史記始皇紀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此卽其人成盛古通用鮑改無取史記新序並作盛橋以其地入秦此文北乃地字形似而譌燕當作秦涉下文拔燕而誤也若謂盛橋自韓入燕卽與不用兵而出地之文不屬說文出進也　虛桃人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

高注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云翔猶解散不與秦校
戰鮑本作雲注雲翔散也按史記新序並作虛桃入邢魏
之兵雲翔而不敢救此文當以虛桃蒙上拔字爲文始皇
五年取酸棗燕虛與此正合史注燕縣有桃城水經注燕
城湖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酸棗虛桃者也人楚本爲
入邢邢誤爲荆復誤爲楚范雎所云邢丘拔而魏請附是
也楚燕未嘗合兵救魏當從史記新序作魏之兵燕字葢
涉上文燕虛而誤說文雲山川氣也從云象雲回轉形是
云字固有回轉之義詩正月篇婚姻孔云毛傳云旋也考
工記矢人後弱則翔注翔迴顧也云翔猶言回旋反顧不

必改字為雲校當從史作救漢書賈捐之傳非所以校助
饑饉宋祁云校助當作救助與此正同　王申息衆二年
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
魏氏服矣史記新序並作王休甲息衆申當爲甲之誤上
脫休字又申之義猶復也見淮南地形篇注則作申義亦
自通復之疑當作復出范雎至章多之則害於秦亦當作
多出之出篆文相似易以致誤仁平兵史記新序作仁平
丘鮑注仁地鈌索隱云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
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
仁闕按春秋時鄭羽頡奔晉爲任大夫國夏伐晉取邢任

欒鄗則晉固有任邑後或爲魏所分此文仁當爲任形聲並近而譌也平兵當作平丘春秋昭十三年會平丘杜預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鮑注嬰猶縈也葢二邑環兵自守說與索隱同後文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史記新序上蔡上有而字其義尤顯高注皆魏邑不必包嬰城言史記正義云嬰城未詳似已誤爲地名新序作甄城尤滋疑誤謂魏冉曰楚破章宋衛乃當阿甄耳齊王建入朝章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閒者百數甄地固屬齊不得謂爲魏邑疑新序乃後人沿正義之失又以甄地近魏遂以意改者耳嬰城固守亦見漢書蒯通傳　斷

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秦字疑當作趙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姚云誡字一本作誠字高注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據注誠本作地正與史同　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甲之强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鮑改材爲恃壹爲一按材當從史作杖字形相似而誤杖與仗通文信侯出走章故使工人爲木杖以接手今作木材誤與此同壹字史記新序並作乘吳正曰從乘字義明按說文壹專也專猶自是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注又左氏莊三十二年傳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疏壹者言其一心不貳意也作壹於義自通不必從乘

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姚云設劉本一作沒字鮑本亦作沒按晉語不沒為後也注沒貪也史記貨殖傳沒於賂遺也此文及注並為沒字之譌　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高注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以注義求之合也當是舍也之誤則從字宜讀如縱禮記曲禮樂不可從釋文從縱也廣雅釋詁縱置也正與舍之訓同惟後文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與趙策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文義並合從而伐齊又與從而伐趙為列舉之詞不得同文而異義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越王請以士卒三千人從吳伐齊子貢說夫差許其師而辭其君則此文兩從字

並當訓爲領也史記春申君傳注從猶領也又漢書外戚傳注從因也從而猶因而繼事之詞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按逸周書大武解遠宅不薄薄訓爲迫與涉義同墨子兼愛篇引書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本洪範篇文亦稱周詩蓋古於有韻之文皆得謂之詩呂覽愼大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與此例同　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鮑注以慮患故卑辭其說迂曲疑慮患當作慮意形似而譌也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姚云百一作累史記新序作將十世按禮記曲禮去國三世釋

文引虞王曰世歲也萬物以世爲歲則百世世固非誤　鬼神狐祥無所食按莊子庚桑楚篇而孽狐爲之祥釋文引李注祥怪也又書咸乂序亳有祥傳祥妖怪吳氏以史作狐傷是非也　秦楚之構而不離之下鮑補兵字孟子告子下篇吾聞秦楚搆兵構與搆通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鮑本下吏作不吏吳曰姚本作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愼重之意應上葆利言按詳與佯同史記吳太伯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索隱云詳音陽卽僞也蘇秦傳詳僵而棄酒索隱云詳詐也田叔傳以爲任安爲佯耶集解引徐廣曰

佯或作詳事謂服事也陘山之事章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注不斥王故言下吏作不吏者字之譌也此言佯爲事秦吳說甚謬　一擧衆而注地於楚高注事戰事也注屬史作樹怨於楚按衆字依注本作事地當作怨怨損半字因誤爲地管子大匡篇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又周策吾得將爲楚王屬怨於周義與此同後文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亦爲注怨之譌鮑改齊爲秦由不辨地之爲怨耳　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史記作遲令索隱云遲音値値猶乃也徐廣曰遲亦作還徐孚遠曰於義還字爲長當是誤書也按高

注詘反疑文注本並作還　韓必授首史記作歛手新序作拱手按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此由首手同音而誤鮑注言其服而請誅過矣　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黃丕烈札記今本候誤侯按上文韓必爲關中之侯中內義同今本作侯蓋形似而譌也管子小匡篇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墨子號令篇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呂覽貴信篇魯請比關內侯以聽皆由後人習聞秦爵有此稱因致傳寫之譌正可據此策訂正周禮夏官序官候人注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左氏昭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賈注五候五方之候也　王一善楚而

關內二萬乘之主按內當讀如納與上文關中關內爲義不同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關猶入也公羊桓二年傳內於太廟何注內者入辭也周禮鍾師內夏注故書納作內杜云內當爲納荀子臣道篇時關內之關內故爲連文前章入其社稷之臣於秦高注入納也彼言入其臣此則內其君關內云者謂其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也漢書嚴助傳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文義略同惟此爲已然之詞耳　是王之地一任兩海要絕天下也鮑改任爲注史記作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新序作一極兩海要約天下胡三省曰東西爲經兩海東海西海也按作

經義勝此正迴應篇首三世不能絕從親之要又起下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之文也　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
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史記新序作直搖齊楚按燕策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吳引索隱云繇
音搖搖動也趙策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與此痛
字義同或爲疾之譌疾與急通故高注云急也左氏襄十
一年傳晉不吾疾也注疾急也又或爲病病困也見呂覽
行論篇委服告病注韓策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錢劉
作痛之可爲此證
或爲六國說秦王章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

二國千乘之宋也按此即史記趙世家敬侯二三年敗齊於靈丘救魏於廩丘事也史文不及宋別亦無徵鮑注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使齊魏如之據注原文當為厭案萬乘之國二由千乘之宋也由與猶通孟子公孫丑上篇由反手也音義引丁音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借用耳左氏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疏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俗書國作国與由形似而誤漢書翼奉傳東厭諸侯之權師古曰厭抑也管子霸言篇按彊助弱注按抑也厭按謂能抑制之宋又或為家字之譌　平際絕鮑注以平際為地名疑非小爾雅廣詁際界也言格道不通則平際亦阻絕

與楚策南面而攻則北地絕文同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鮑氏以釋劍掫斷句注云掫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衞示卑也又以委南爲委去南面之尊按戰敗不勝當從王念孫說作戰則不勝使陳毛釋劍者令其罷戰也陳毛無攷申縛敗於徐州史作申紀申疑田字之譌策文於齊或曰陳侯或曰田侯田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則田紀亦可稱陳紀紀字鈌損爲已因誤爲毛歟又陳毛或與釋劍爲對文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山海經凡龍山之首其祠之禮毛注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陳毛云者葢卽刑牲以盟之意毛

亦與旄通管子小匡篇糞除其顛旄注旄者所以誓勤兵士公羊宣十二年傳莊王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陳旄釋劍亦卽麾衆去兵也掫委當作拊委掫拊篆文相似義亦得通楚策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與拊同　西說趙北說燕按詩氓猶可說也鄭箋說解也禮記檀弓天下其孰能說之鄭注說猶解也國語越語句踐說於國人注說解也　郢爲强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爲猶若也樂疑當爲謀謀省作某與樂字草書相似而誤

秦五

謂秦王曰臣竊惑章臣聞王兵勝而不驕伯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高注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怨鮑注主天下之要約吳正曰約斂也按高注釋約爲儉於文不合吳氏疑主約不得單言約故以斂約爲訓惟以約爲主約策文屢見齊策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正與此文同管子大匡篇不可以約取也注不可以盟取信也主約亦猶主盟主約之得省稱約猶兵勝之可簡言勝也說文忿悁也莊子達生篇忿滀之氣釋文引李注忿滿也高注怨字或爲怒之譌廣雅釋詁忿怒也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公羊宣十二

年傳告從注從服從　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按廣字疑當爲重重字篆文如書作亶卽與廣近似而誤德與得通重得與輕失爲對文秦王用馮章之策許楚漢中而背之卽此所云不恤楚交也

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鮑本改與作爲吳曰當作爲王念孫云與猶爲也言爲句踐所禽也按國語吳語吳王旣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已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正此所謂無禮於宋之事鶡冠子天則篇未有離天下而能善與

國者也陸佃注與或作爲與國卽爲國可爲王說之證陸
誤亦與鮑吳同史記蘇秦傳注索隱云干隧地名不知所
在正義云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
出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隧相去四十餘里越絕書
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疑卑
猶位卽干隧方音之譌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按呂
覽不屈篇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齊策魏
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此策文注秦字並當
爲齊之誤漢書梁孝王傳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張晏曰布
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布冠與布車意同　雍天下之國徙

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鮑本交作窺按雍與壅通漢書凡壅字皆作雍西狹頌四方無雍亦猶無壅也此言天下之國爲秦壅隔不得合從世主不敢交與天下之士不敢言韓楚之兵不敢進交同交當讀爲校淮南時則篇虎始交注交讀校交校古蓋通用左氏僖二十三年傳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注校報也前章足以校於秦矣高注校猶亢也史記索隱云校報也作窺者非陽侯之塞當作塞陽侯與取黃棘

爲對文塞字誤淆於下又衍之字故鮑氏失其句讀陽侯
險道塞斷絕也左氏定四年傳還塞大隧司馬錯與張儀
章塞轘轅緱氏之口與此義並同也尾當爲屈篆文相似
而誤正對上文驕忿爲言昭王既息民章此所謂爲一臣
屈而勝天下也漢書天文志集注引李奇屈或爲尾可爲
此證　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
皆有驕色按詩字疑當作語漢書蕭何傳語曰天漢孟康
曰語古語也皆字古與比通用史記呂后紀又比殺三趙
王索隱云比猶頻也又漢書爰盎傳丞相如有驕主色師
古曰如似也草書皆作 似作 或本爲似草書傳寫之

譌　以臣之心觀之心當爲愚愚損半字又涉下文依世
主之心而誤也　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高注未無
也按未字或本爲末故高氏以無爲訓今文注並誤若故
書爲末即無煩出注矣　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
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齊則魏
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按此文當以先得齊宋者
伐爲句秦字涉下而衍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且旌君伐注
伐功也國語周語吾有三伐注伐功也管子臣道篇功伐
足以成國之大利注戰功曰伐此言先得齊宋即有功伐
楚先得齊當從鮑本作楚先得之之謂齊宋也劉向謂策

字多誤以齊爲立此由之誤爲立之立篆文相近後人以立字義不可通因據向說改齊今當從鮑本訂正

秦王與中期章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鮑本爲作與吳曰當作中期悍人也有錯文按爲與義同說詳釋詞悍人句承上爲中期爲文於義自完吳說未審

樓啎約秦魏章樓啎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按魏之樓庳欲合秦翟彊欲合齊屢見於策吳師道以字書無庳字謂當作鼻孟子萬章篇封之有庳漢書昌邑哀王傳作有鼻庳鼻字古通用庳蓋庳之譌此文作啎疑亦鼻之譌誤紛彊或即翟彊猶管鼻之即樓鼻也　國與還者也按廣雅釋言與如也還與環同儀禮

士喪禮布中環幅注古文環作還言謀國者如環之不定也　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按左氏桓十二年傳楚人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墨子迎敵祠篇四人掌閉百甲坐之義同周書王佩篇時至而疑注疑猶豫不果也　魏不與我約必攻我與猶如也約以太子質而不遣是不如約也漢書高帝紀懷王曰如約此即其義　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與國謂東周也設言秦約東周攻魏周無敢不從又慮結魏之怨故云恐害東周

濮陽人呂不韋章今子聽吾計事求歸按漢書季布傳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注事謂從事也　子異人秦之寵子

也按下文云無母於中又云秦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皆言異人之無寵寵字必有譌誤疑當爲中音近而譌也史記呂不韋傳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中子猶衆子漢書文帝武帝皆稱中子以其爲諸姬所出正與子異人同　而自子之按禮記檀弓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　閒曰高注閒須臾也鮑注閒政事之隙按漢書李尋傳唯棄須臾之閒宿留瞽言注閒謂空隙之時也須臾猶從容漢書元帝紀嘗侍燕從容言季布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嚴助傳侍燕從容注從容閒語也　王以爲然奇其計按異人所言不得爲計二句亦不

相屬疑計字當爲材草書相似而譌也王奇其材故王后因勸立之上文子異人賢材也史記外戚世家注奇者異之也漢書劉向傳上亦奇其材麤錯傳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韋玄成傳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並與此文同

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鮑注致邑爲太后養地也王念孫曰當作奉邑按秦當爲養字之譌也西周策以應爲太后養地魏策王嘗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又云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此文致於太后當云養邑不得云奉邑鮑注不及奉字而釋以養地是所見本猶未誤也

文信侯欲攻趙章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按呂覽離俗篇卻而去不自快劉奉世漢書郭解傳注去者遣之令去周禮冢宰宮伯注引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後鄭注大司馬云庶子卿大夫之子禮記文王世子注庶子司馬之屬燕義注庶子猶諸子也凡言庶子官無稱少者高氏以商君傳有中庶子因以少庶子爲官名疑非碻義左氏昭三十年傳敝邑之少卿也注少年少也史記始皇紀以罪過連逮少近官注少小也近近侍之臣羅爲甘茂之孫時方十二歲故云少耳羅傳索隱引策文無少字　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高注張

卿卽唐按史記刺客傳衞人謂之慶卿索隱云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　文信君叱去曰姚云曾作曰去劉作去曰哭曰作曰去語勝按甘羅傳作文信侯叱曰去漢書龔勝傳勝以手推常曰去又云勝疾言曰去文與此正同韓非內儲說夷射叱曰去乾道本亦誤倒叱曰二字　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姚云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按淮南說林篇項橐使嬰兒矜注項橐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鮑氏引列子問日出之小兒亦因高氏窮難之說而傅之也漢書董仲舒傳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

曰人項橐也其説不知所本亦不足據　奚以遽言叱也

詩葛覃言告師氏傳言我也謂何爲遽叱我也　去咸陽

七里按史作十里水經注作十七里並與此異　秦燕不

相欺則伐趙危矣伐字疑代之譌韓非飾邪篇趙代先得

意於燕後得意於齊皆由一本作趙一本作代傳寫誤併

入文耳又或以代近燕趙近秦秦燕合故趙代俱危

文信侯出走章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吳曰與字疑

衍按説文與黨與也後漢陳元傳注與猶黨也馬爲文信

黨人故文信走而馬亦亡吳氏疑衍非也又始皇紀不韋

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司空馬逐於秦則亦

三晉人也　趙孰與秦大漢書韓安國傳注孰與猶言何如也　金錢粟孰與之富按太平御覽引墨子旗識篇金錢有積粟米有積此文粟下亦當有米字而誤脫也　願於因計按策文於爲通用於猶爲也又爾雅釋詁於代也說文因就也呂覽順說篇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注因猶便也言願司空馬因趙之國勢而爲計也　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鮑本首作百按說文首作百與百相似因以致誤於文當爲兵百鮑改爲臣而屬下讀非也百與伯通爾雅釋詁伯長也舍人注伯位之長也周書武順

解四卒成衛曰伯若呂覽簡選篇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高注首始也與此文不合荀子大略篇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注遇當也齊策以與王遇注遇敵也燕策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義並與此同高注遇秦敵也秦字疑本在正文遇下誤淆於注中釋遇爲敵正與齊策注合正文得秦字於義乃完　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按呂覽必已篇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注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　繻病鉤按鉤與拘通素問生氣通天論緛短爲拘　上若不信按以上爲君雖見經傳注疏然如周禮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注

上謂王與冢宰呂覽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注上謂官是上之爲稱猶未專屬於一尊也其以上爲尊位所在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說見蔡邕獨斷蓋自秦漢以來周末猶無可徵此文上字疑是王之缺損漢書韓信傳上不欲就天下平上謂滕公也則秦楚之際猶爲泛稱

遇司空馬門趣甚疾出諏門也姚云遇一作過按一本是也空字亦衍漢書顏注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諏當爲誅說文朱或作誅誅門即棘門聲之誤也杜預左傳注古字音同皆相假借鮑本作許亦由誅之形近而譌鮑改爲誃誃與謻同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邪阻地洫注謻門冰室門也沈括夢溪筆談云字訓謻別

也別門與曲榭對無定處也司馬門之外故知當爲棘門鮑改殊不足據　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嗞乎司空馬姚云劉一無茲按詩綢繆子兮子兮毛傳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茲卽嗞之省黃丕烈札記云今本嗞誤茲失考

四國爲一章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姚云劉本舞作帶鮑本無冠字按其當爲王古書王作王其作亓二形相近而誤鮑注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或所見本猶未誤也舞當作帶六朝人書帶作帶因致誤舞齊策衣威王之衣舞其劍呂覽作帶正與此同王念孫云此文當作衣以其衣

冠以其冠帶以其劍惟齊策承威王言故可曰其此則當作王於義乃安　韓非知之姚云知一作短按作短者是漢書陳平傳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譖毁之　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閒按吳已先亡疑當作越墨子節葬篇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非攻篇越亦誤爲吳黃丕烈札記據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謂策文本如是則是吳併于越而猶稱吳亦猶代併于趙而仍稱代也鮑氏改吳爲齊大謬齊是時事秦謹秦亦不得稱齊爲南　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按趙策趙使姚賈約韓魏

章舉茅藰趙王勿逐姚賈當卽非之所謂也　與同知社稷之計按呂覽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之政注知猶爲也

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鮑注婦逐之也不經見按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抱朴子逸民篇且呂尙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並爲此文之證

棘津之讎不庸高注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按此文本作棘津之庸不讎今以讎庸互易遂至義不可通抱朴子備闕篇故美玉爲賣貽無所讎而見師於文武貽或劬字之譌說文劬勞也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姚云鄙下一

無人字按其字疑當爲齊聲之誤也鄙人之人當從一本省廣雅釋詁鄙國也齊鄙猶云齊國又書文侯之命鄭注鄙邊邑也呂覽云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故曰齊鄙之賈人　故明主不取其汙老子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注取治也又漢書賈誼傳注取謂所擇用也　秦王曰然乃可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鮑衍可字按可即乃之誤複草書乃可二形相似也

齊一

靖郭君將城薛章君曰客有於此高注於此止無走也鮑注言此言外應復有按有與又通詩賓之初筵矧敢多又

箋又復也禮記文王世子以待又語注又語爲後復論說也　君長有齊陰鮑本無有字陰字吳正曰一本君長有齊按陰猶蔭也禮記祭義陰爲野土注陰讀爲依蔭之蔭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視蔭釋文蔭本亦作陰此當有陰字無者誤挩耳　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夫當從韓非淮南作失說詳王氏讀書雜志

靖郭君謂齊王章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高注計簿書也按管子揆度篇五官之數不籍於民漢書武帝紀受郡國計注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韓非外儲說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

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卽謂此事吳氏依通鑑以
也字當在句末惟據韓文似當作不可不數日聽覽也
王曰說五而厭之今與靖郭君姚云一本作王曰日說五
官吾厭之今一作令鮑本五作吾按說當爲諸音近而誤
韓非作諾可證五下當有日字鮑本作吾吾卽五日二字
誤併爲一也今猶卽也作令者誤
靖郭君善齊貌辨章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
按荀子儒效篇隨其長子事其便辟長子與便辟對舉非
謂世子可知疑當爲侲子之譌揚子方言燕齊之閒養馬
者及官婢女厮謂之娠亦曰侲張衡東京賦侲子萬童薛

綜曰侲之為言善也善童幼子也葢即趙策所謂優笑孺子之屬使之侍辨皆所以務慊其意也　固不求生也高注固必按固與故通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皇疏固故也荀子性惡篇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注故猶本也　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按呂覽審應篇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高注夫不滿之辭若是者信反按國語晉語信反必斃謂反乎信也鮑注始信後反於義未安呂覽作倍反高注不循道理也此文無反信之徵當作倍反義勝　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呂覽知士篇文與此同高注一猶乃也

邯鄲之難章弗救則我不利王念孫據高注且將謂不利上當有且字按史記田完世家不救則不義且不利此文我字疑即義之脫損半字原文當與史同後人以不我義不可通因並奪不字以成文呂覽不廣篇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段干所言亦其義也公羊文五年傳注且兼辭國語齊語且有後命注且猶復也高氏釋且爲將是所見本已脫誤　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按說文求索也言臣之推求利與不利者非如是也求或讀如救周禮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求之爲救猶救之爲求也此文本作臣言救利且不利草書言作ㄟ與之字相

似因以致誤且猶抑也說詳經傳釋詞或卽上文所脫且字淆次於此

南梁之難章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按管子白心篇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顧反猶言轉也　韓自以專有齊國高注自恃有齊國之助王念孫以專卽恃字之誤按廣雅釋言專擅也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專祿以周旋疏東西隨己謂之爲專史記田世家馮因摶三國之兵集解引徐廣曰摶音專專謂幷合制領之也漢書荆燕吳傳王專幷將其兵此文專字固不誤若改爲恃上卽不當有以字鮑本

亦由不知專之爲義而奪之也

田忌爲齊將章將軍可以爲大事乎按大事卽上章所謂欲爲大事後文無解兵而入齊也左氏昭元年傳令尹將行大事注謂將弑君國語晉語吾欲作大事注大事廢適立庶也史記楚世家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並與此文義同高注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文不合　使彼罷弊於先弱守於主高注彼謂魏也鮑注彼謂齊按兩說皆非是彼者謂非將軍所自將故爲外詞猶云夫也漢書賈誼傳師古注夫人猶彼人耳或卽使字之誤衍會本先作老是也六朝人書老作先北魏張猛龍碑張老作張先此蓋傳

寫之譌罷弊老弱不當問以於字後文可證此亦衍文鮑
注主地鉄葢齊險險但亦臆說無徵疑或爲任之誤任損
爲壬復誤爲主蘇秦爲趙合從章徑亢父之險高注今任
城縣其言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
過也與此文正相類開山圖泰山在右亢父在左亢父知
生梁父知死下文云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則作任當
近是　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按周禮宰夫歲終
則令羣吏正歲會注正猶定也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
法志作定卒伍是正定義得通用謂忌可定齊之君位也
秦策佐欲定其弟鮑注定定其立田忌亦齊之公族故孫

子說以廢立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反覆不聽則易位也若以正爲匡正其君之失卽與行大事一語不相應矣

鄒忌修八尺章身體昳麗鮑本作形貎昳麗按上言體修此當作形貎昳字疑眏之譌眏卽姣之借字也呂覽達鬱篇公姣且麗注姣麗皆好貎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注姣好也　徐公何能及公也按爾雅釋親夫之兄爲公婦人於壻無稱公之禮當從鮑作君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章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爲當讀如僞詩采苓人之爲言釋文爲本作僞爲僞古葢通用

鮑氏引說文徽識也以絳帛著於背音　其別也按尉繚子

兵敎篇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又墨子旗幟篇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異衣章微徽與徽同　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鮑注而猶如按韓非姦劫弑臣篇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之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而此猶如此與此文同　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鮑本拜作稱注云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强而秦不弱此語未詳按燕策齊王大悅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謝罪於秦策

文固多溢詞鮑注過泥稱字篆文亦作爯上爪缺損卽與拌近似因誤爲拜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按足以當爲亡以亡與無同亡字篆文與足字下形相近因以致誤或足上本有不字而挩國語晉語厚戒箴國以待之注待備也魯語其誰云待之注待猶禦也　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德與得通易小畜尚得載集解得今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本作德漢書項籍傳注引晉灼得或作德左氏定九年傳凡獲器用曰得此與下句恩德有別　其見恩德亦其大也姚云其

大曾作甚大按其讀若綦荀子王霸篇綦大而王綦大而亡又云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注綦極也綦或爲其傳寫誤耳　魯君以爲然身退師身疑卽字之譌淮南兵略篇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卽並作身可爲此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高注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按此文當以合三晉句絕禮記檀弓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注謂軫旣合三晉乃復東行耳　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按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

何乃也孫奭音義曾丁音增乃也高注秦則不出薪則亦猶乃詳經傳釋詞　齊王敬諾敬當讀儆謂儆省而諾其言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章五家之兵高注五家五國按管子小匡篇乃制五家以爲軌惟與高注不合疑本作五都燕策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正與此文同　倍韓魏之地至闈陽晉之道姚云至闈一作過衛史作衛鮑注蓋衛地時屬魏也按一本作過衛者是策文衛陽晉連文屢見與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蓋非一地上云倍韓魏之地若衛地既入於魏卽不必復爲此言策文所爲著衛於陽

晉之上正以別於魏地索隱云陽晉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胡三省曰是時魏亦有陽晉故稱衛以別之皆足證鮑氏之失趙策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蓋秦伐齊必道衛也　是故恫疑虛猲高躍而不敢進史猲作喝高躍作驕矜按史記燕世家百姓恫恐王念孫曰恫恐恫疑義同疑亦恐也趙策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字亦作猲廣韻猲恐也漢書王莽傳各為權勢恐猲良民師古曰猲以威力脅之也易乾或躍在淵干注躍者暫起之言高躍猶云作勢義亦與驕矜同皆當各從本文　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吳曰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按左氏昭二

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杜注比公於大夫墨子貴義篇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墨子之稱楚臣穆賀也時趙封蘇秦以武安君故得稱主君吳氏失考鮑本作以趙王之詔告之蓋涉高注而誤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章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也姚云曾有里字按齊秦地隔此蓋致其魚鹽之利而非入其土地人民於秦故不名地而曰獻禮記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致其歲終之貢於王謂之獻也三百謂歲貢之數是不當有里字趙策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義與此同亦非謂割取之也

齊二

張儀事秦惠王章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按上文云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此云無伐者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疏引釋例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出兵臨周不得同於聲討故曰無伐無與毋通　請令罷齊兵高注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據注令本爲今涉注文能令而誤今猶卽也秦策王勿憂也請令廢之趙策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韓策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並與此文同說詳王氏讀書雜志

犀首以梁爲齊戰章儀以秦梁之齊合横親按之猶與也

左氏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注皇父與穀甥牛

父三子皆死墨子尙同篇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言

立爲卿與宰也秦圍趙之邯鄲章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

紂之三公也謂鬼侯與鄂侯文王之並與與義同高注合

秦之横與山東六國從親也亦卽釋之爲與　値所以爲

國者不同耳鮑注値適當也按値與直通荀子禮論篇直

無由進之耳注直但也淮南精神篇非直夏后氏之璜注

直猶但也張平子碑豈値取足於身中直字作値可爲此

證鮑注非也

昭陽爲楚伐魏章公以是爲名居足矣姚云一本去居字鮑改居爲亦吳正曰因下足字衍而譌按易繫辭傳曰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鄭王注並云居辭也或爲名字誤衍鮑改吳正並非

權之難齊燕戰章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鮑本東作束按身字疑當爲幷草書相近而譌也說文幷相從也燕策秦幷趙北向迎燕注幷合也此言齊燕將幷合而與趙戰也呂覽悔過篇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東兵惟束兵與自爲義不相屬束當爲速之譌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吳

不動而速之注速召也此本作東又東之再誤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兩兵字並因上文聽之以卻秦兵而衍廣雅釋詁過誤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章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卻周害也及韓卻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鮑本及韓卻周割之下補

後字改割爲害今齊下補應字安得救下補於字按不伐當作亦伐趙魏亦伐周韓爲句或有之東二字而佚卽後文所謂趙魏之應秦也爲割韓刦周害也割與刦涉下文而衍趙魏應秦是爲韓周害也及韓刦周割之後趙魏無二國爲之隱蔽則亦不免有秦患矣果當從王氏雜志作異言齊與秦伐趙魏卽不異於趙魏之伐周韓趙魏亡則齊隨見伐安所得救於天下乎令齊吳氏以爲當作今齊是也入秦謂合於秦鮑注令就令也入言應之果並非

戰國策補釋卷二終

元和陸俊業孝匡校